

编者按:

黑树镇苏木小学位于镇雄县东北部,始建于1956年;1988年政府集资、群众投工投劳建成土木结构教学楼;2015年选定现校址,建成砖混结构三层教学楼,共12间教室。如今,拥有教学楼、综合楼、教师周转房、学生食堂等基础设施。学校依托农村资源优势,融合劳动教育与学科教学,构建富有乡土气息的特色课堂,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创造力。教师潜心育人,学生勤学向上,校园书香浓郁,生机盎然。

10月20日至10月24日,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深入苏木小学,实地探访这所乡村学校的育人实践。校园里,孩子们在菜园中观察蔬菜生长情况,记录科学数据;美术社团用树叶拼贴家乡风貌,音乐社团排练《梦想的力量》的旋律在山间回荡,操场上跃动的身影与悦耳的书声交织成诗。学生们在春种秋收中理解季节更替与生物生长规律,在测量菜地面积、计算种植成本时将数学知识学以致用,写作课有了鲜活素材,科学课延伸至田间地头。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,而是在泥土芬芳中生根发芽;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会思考,在协作中懂得担当。教育回归本质,成为改变命运的力量。



吴长琴:把爱的课堂搬到每个孩子心上

记者 莫娟 最孝美 文/图

道:“每个人都会遇到不被理解的时候,但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。”她带着小雨走到教室外的台阶上,指着远处层叠的山峦说:“你看,山不会因为云遮住它就不存在,你也是一样,要勇敢地做自己。”

吴长琴用粉笔丈量着三尺讲台,将知识的火种播撒在群山深处。她早已把自己练成“多面手”,每周要承担数学、科学、英语3门主课的教学任务,还兼任心理健康辅导员。“乡村老师都是‘变形金刚’。”她笑着展示手机里的课程表。

依托专业背景,吴长琴将心理学知识有效融入教学实践,通过观察学生的表情与状态,精准判断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。她发现,当学生信任老师时,便更乐于主动汲取知识。这种信任在点滴关怀中累积,教室里渐渐形成了大胆质疑、积极分享的良好氛围。她的课堂不再是单向灌输,而是充满了孩子们热烈的讨论声。他们走上讲台展示解题思路,分享从家里带来的、能印证科学现象的小物件,甚至为一道题的解法争得面红耳赤。吴长琴欣慰地看着这一切,这正是她期望的,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所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。

六年级(1)班的学生岳美清特别喜欢吴长琴的数学课,她说有一节课让她第一次觉得数学会说话。岳美清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老师。她想,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,自己也会站在这样的讲台上。她说:“吴老师讲课像讲故事一样有趣,还总能发现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。她像一位温柔的大姐姐,平易近人,经常和我们做各种小游戏。她从不把爱挂在嘴边,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爱的分量。”

傍晚时分,吴长琴走向山坳,她手里紧握的家访记录本被风吹得微微卷起。蜿蜒小路的尽头,就是小军家。看到老师的到来,小军有些局促,手紧紧攥着衣角。吴长琴轻轻拍拍他的肩,语气柔和地说道:“老师来,是想多了解你,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”她将孩子近期的学习情况向小军的爷爷娓娓道来。

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吴长琴翻开家访记录本,记录着谈话

细节。她叮嘱小军要按时完成作业,要坚持每天读书半小时。她还鼓励小军一定要学手语:“虽然爸爸不会说话,但能用手语和你交流,那是你们之间的桥梁。你要成为爸爸的眼睛和耳朵,等你长大,带爸爸去看看他从未见过、从未听过的世界。”

这样的家访已数不清是第几次了。吴长琴深知,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,还是心灵的陪伴。她坚持用爱与责任填补父母缺席的空白。她独创的“三级家访制”将学生分为重点关注、定期走访、日常沟通三类,利用每周心理沙龙、每日“偶遇”谈心、随时微信搭建“亲子桥梁”的方式,打开留守儿童的心门。

吴长琴会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孩子的父母,让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。在孩子生日时,她还会组织老师和同学为孩子送上生日祝福,使其感受到尽管父母不在身边,但老师、同学及祖父母仍在关心着自己。

农忙时节,吴长琴亦会关心他们:“我会教孩子们烹饪简单的餐食。这样,即使祖父母不在家中,他们也能把自己照顾好。”

2018年的开学日定格在校长赵雄的记忆里。吴长琴看起来柔弱却有着一股令人难以置信的韧劲,背着行囊独自走进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校园。赵雄说:“当时想着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撑不过3个月,可她不仅站稳了脚跟,还成了孩子们最信赖的引路人。”

当被问及坚守的动力时,吴长琴说:“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改变一个学生,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,让学生学到知识,同时也学到做人的道理,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从事教育工作的非凡意义。”

教育的伟力,从来不在高楼大厦,而在那些甘愿成为阶梯的肩膀。当城市教育追逐“智慧化”,这些乡村老师正用最质朴的方式诠释着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教育真谛——就像乌蒙山区的映山红,把根系深深扎进石缝,却让花朵绽放在春天里。吴长琴用点滴行动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,无论是清晨教室里的清亮读书声,还是傍晚家访路上的匆匆身影,都镌刻着她对乡村教育的执着与深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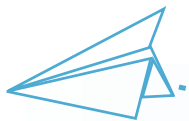
吴长琴给学生讲故事。

沿着云贵交界的盘山公路,来到镇雄县黑树镇苏木小学,一座三层小楼静静矗立在半山腰。铁门外的牌匾上刻着斑驳的校名,水泥台阶被磨出浅浅凹痕,像岁月无声的低语。吴长琴站在教室门口,目光掠过一张张课桌,仿佛看见无数个赤脚踩在山风里却从未踏碎梦想的孩子。她用7年的时间证明,现代化教育的浪潮,终将漫过每一道山梁。

清晨6时,吴长琴已穿梭在教学楼间,检查教室门窗、调试音响设备、清点晨读课本。山雾尚未散尽,她的身影已如钟摆般准时划过走廊。

在苏木小学见到吴长琴时,这位戴着眼镜的女老师正给六年级(1)班的孩子们上数学课。镜片后那双略显疲惫却透着坚定的眼睛,在明亮的灯光下格外清晰。粉笔在黑板上划出清脆的声响,她一笔一画写下“比的运用”,每一道例题都像一把钥匙,试图打开山里孩子通往外界的大门。她会巧妙地融入科学课中的杠杆原理,让学生们动手用小木棍和石块进行模拟实验,直观理解比例在生活中的杠杆平衡作用。

课间,她敏锐地发现内向的小雨低头不语,便轻声询问她的近况,用温暖的言语叩开孩子紧闭的心门。小雨低头搓着衣角,终于轻声说出同学在背后说她坏话的委屈。吴长琴轻轻握住她的手,安慰



张飞:苏木小学的“归巢雁”

记者 最孝美 莫娟 文/图



张飞带领学生上体育课。

在苏木小学,张飞收获了满满的温暖。融洽的同事关系让她快速融入了校园大家庭。更让她欣慰的是,如今,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已今非昔比,崭新的教学设施、积极配合的家长,都让她对教学充满了信心。“现在家长们特别重视教育,每次家访,他们都热情地和我聊孩子的情况,这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”

在学生眼中,张飞是课堂上严谨认真的“张老师”,是课后无话不谈的“大朋友”。语文课上,她会把枯燥的文言文编成孩子们熟悉的小故事,用山里常见的事物作比喻,让晦涩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;体育课上,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跑步、跳远,而是教孩子们打羽毛球、玩趣味游戏,让原本单调的课堂充满欢声笑语。

“以前上语文课总觉得难懂,张老师讲《论语》里‘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’时,会告诉我们‘就像我们班里每个人都有优点,要互相学习’,我一下子就懂了。”六年级(1)班学生岳美清提起张飞,眼里满是喜爱。“张老师很好,不管我们问多少问题,她都会耐心地讲解。”

课余时间,张飞的身边总围着一群“小尾巴”。孩子们喜欢把藏在心里的小秘密说给她听;谁和同桌闹了别扭,谁考

试没考好怕被家长批评……每当这时,张飞都会蹲下身,平视着孩子们的眼睛,温柔地倾听、耐心地引导。

有一次,学生贾清濠在排练歌曲《梦想的力量》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,一个人在旁边生闷气。张飞察觉后,轻轻地坐在他身边开导:“有不舒服、不开心的事,要学会自己调整,也可以找喜欢的人倾诉。来,跟着我深呼吸,放松心情。”在她的安抚下,孩子的情绪渐渐平复。

尽管深受学生喜爱,张飞却始终保持着清醒。作为一名跨学科任教的新教师,体育专业出身的她在语文教学上难免有些吃力。

“刚开始备课时,光是分析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,就要查好多资料,生怕讲得不准确。”为了弥补不足,她把休息时间都用于提升教学能力上:晚上坐在电脑前,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优秀语文教师的授课视频,把重点内容记满了整整3个笔记本;遇到不懂的问题,就主动向学校的资深语文教师请教,从教学设计到课堂互动,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;每次上完课,她都会认真复盘,记录下学生们的反应和课堂上的不足,反复打磨教案。

“现在备课虽然还是要花很多时间,但比刚开始的时候顺畅多了。”张飞翻看写满批注的教案,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,“我想到最适合山里孩子的教学方式,让他们既能学好知识,又能保持对世界的好奇。”

“我想一直留在这儿,看着这些孩子长大,看着他们像我一样走出大山。希望有一天,他们也会回来,为家乡做些什么。”夕阳下,张飞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,语气温柔却坚定。这位乡村教师,就像一只归巢的大雁,带着对大山的深情,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,用青春为大山里的孩子们点亮了希望之光。

胡薇:微风送来“哆来咪”

记者 莫娟 最孝美 文/图



胡薇在上音乐课。

“我是一个粉刷匠,粉刷本领强,我要把那新房子,刷得更漂亮……”一阵阵口风琴声从镇雄县黑树镇苏木小学的教室里飘出来,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棂洒在孩子们专注的脸庞上。

“小雨,你的‘哆’要找对发音位置。”“小帆,不要着急,我们再来一遍。”胡薇轻声指导着,手指在黑板上画着简谱的波浪线,孩子们的眼睛跟着她的指尖移动。

胡薇站在讲台上,轻声打着节拍,目光温柔地掠过每一张稚嫩的面庞。琴声如细流涓涓流淌,孩子们的手指在琴键上笨拙却认真地跳动。琴键上跳跃的不仅是音符,还是山里孩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。

琴声越山来

考入云南民族大学音乐学专业时,胡薇就梦想着有一天能站在讲台上,成为一名音乐老师。毕业后,面对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和家乡的特岗教师招聘,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,命运将她引向了这片大山。“没想到毕业后真的能回到家乡教音乐,更没想到这里的孩子们这么渴望音乐课。”提起当初的选择,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年轻教师依然难掩激动。

城市与乡村的落差曾让她在深夜辗转难眠,但孩子们清澈的眼神和对音乐最纯粹的渴望最终留下了她。“所谓理想,不正是在最需要的地方生根发芽吗?也许我成了不了音乐家,但我可以让更多孩子感受音乐的美。”胡薇说。

山里孩子的音乐课没有钢琴,也没有一架像样的电子琴,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。胡薇是全校唯一科班出身的音乐教师,她的到来像一束光,照亮了沉寂的课堂。一把口风琴就是她的全部“家当”,没有乐理教材,胡薇便把简谱写在黑板上,一遍又一遍地范唱带练。孩子们从最初的羞涩到渐渐放开喉咙,音符在教室里交织成希望的旋律。

“多面手”的慢节奏教学

和城市小学教师相比,乡村小学教师除了基础教学能力外,还需额外具备“全能”属性,胡薇正是这样的“多面手”。除了教授音乐课,她还要承担语文课教学,以及学校教务、财务管理等工作,一人撑起多个岗位。在语文课上,她逐字逐句地讲解古诗,一遍遍地带着孩子们朗读,直到每个字都刻进他们的心里。课余时间,她还要在办公室整理账目,核对每一笔开支,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。尽管琐碎事务像山一样压来,但胡薇从不抱怨,反而从中找到了平衡。清晨的语文朗读时,她发现孩子们对文字的感知力在提升;在音乐课的练习里,那些原本羞涩的嗓音逐渐变得自信而洪亮。

乡村小学的学生基础薄弱,学习能力也参差不齐。“慢节奏”的教学环境让胡薇调整了自己的教学节奏,她学会用更耐心

的方式等待每个孩子成长。她的教学目标愈发清晰:“我们不只要提高成绩,更要让孩子们爱上学习。我从不急于求成,而是用耐心帮助孩子们搭建起连接知识的桥梁。”

山那边的回响

最让胡薇难忘的是一次外出培训后的返校经历。外出培训需要离开学校半个月,孩子们每天都会跑到教师办公室,打听她什么时候回来。有的孩子甚至偷偷翻看日历,数着日子等她回来。当胡薇回到学校那天,孩子们一窝蜂地冲出教室,围着她又跳又笑,像一群欢快的小鸟。孩子们跑过来紧紧抱住胡薇,声音带着哭腔仰头问:“老师,你再也不走了对吗?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再离开我们了呀?”那一刻,胡薇眼眶发热,蹲下身紧紧抱住他们。她明白,自己早已不只是孩子们的老师,更是他们的依靠。

孩子们的小脸紧紧贴着胡薇,她蹲下身用力回抱住他们,轻声说:“老师回来了,老师也想你们呀!”看着孩子们微微泛红的眼眶和如释重负的神情,那一刻,胡薇清晰地触摸到了肩下沉甸甸的责任——原来对于他们而言,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停靠的温暖港湾。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,让胡薇更深刻地体会到,在这片大山里,她所要守护的远不止有课堂上的音符,还有孩子们渴望被看见、被珍视的心灵。

每一个音符都是种子

入职前,胡薇以为乡村教师的工作会“比较简单”。但现实让她明白,这里的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,还要填补孩子们生活中缺失的关怀。比起学习知识,这里的孩子们更需要学会自信、自立、自强。“这里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,父母长期不在身边,我们的责任不仅是教授知识,还要教会他们自信、友爱、坚强。”胡薇说这话时,眼里闪着坚定的光,声音轻而有力。

胡薇所带的班级有34名学生,其中80%是留守儿童,由祖辈抚养或寄宿在亲戚家中。他们大多内向、敏感、缺乏安全感。“心细一点、变化多一点、思路活一点”成了胡薇教学的准则。她利用课余时间家访,跋涉在泥泞的山路上,只为多了解一个孩子的情况。有个叫小帆的孩子,家庭困难,父母离异,父亲身有残疾,学习有点跟不上。胡薇便花更多的心思引导他,陪他读书、写作业,一次次家访了解他的生活状况,耐心陪他聊天,慢慢打开他的心扉。小帆从最初的沉默寡言,逐渐开始主动提问、参与课堂讨论。胡薇发现,当他有了兴趣,学习便不再是被迫的任务。这也让她确信,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,每一个微小的坚持都在悄然改变着孩子的世界,每一次真诚的回应都在滋养着一颗即将破土的种子。

那一刻,胡薇忽然明白了自己真正“留下的理由”——不是因为“奉献”多么崇高,而是因为她被这片土地、这些孩子深深依赖着。她知道,从选择回乡任教的那一刻起,她的生命就和这些山里孩子的梦想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
“音乐能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——一颗关于美、关于希望、关于未来的种子。”胡薇说这话时,远处又传来了口风琴的声音。孩子们在教室里笨拙地排练着新歌,阳光依旧斑驳地洒在他们的脸上。

那些飘出山坳的琴声,虽不足以改变风的走向,却能让每一粒途经的种子记得春天的模样。乌蒙山的深处,一位乡村教师的琴声仍在回荡……



音乐课上,学生们在认真学习。